

北魏自公元386年拓跋建国，到534年分裂为东、西魏，历时仅一百五十年左右。这时正是印度的笈多王朝(320—600年左右)国力强盛、宗教繁荣之际。许多印度和中亚的僧人们循着丝调之路、或海路来中国传播佛教。佛教的传播是离不开佛像的，由于印度、犍陀罗、中亚等地区的佛像样式不同，因此传入我国的佛造像样式，也会随外国僧人们的籍贯和行经路线不同而呈现多种风格和流派。但不管怎样，中国固有的传统民族审美习惯和雕刻技法仍是主流，各种外来因素在佛像表现上也是若隐若彰，因佛像而异。但是整体的时代风格和特征还是有规律可寻的。下面分析一下北魏初期的铜佛像的样式兼谈辨伪。

目前存世的北魏早期的有代表性佛像是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苑氏家族为东宫太子所造铜佛像，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佛像高53.5厘米，较为高大，四足方台座背后有发愿文(图1)

大平真君四年高阳鑫吾任丘村人苑申发愿为东宫太子造□玉菩萨，下为父母，一切知识、弥勒下生、龙华三会、听受法言，一时得道。

文中东宫太子即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子、皇太子晃(见《魏书·世祖纪第四下》)，又发愿文中造□玉菩萨，而造像样式实为佛立像，原文与像之形象不符，这也是北朝造像上常见的情况，不足为怪。

此像面相方圆、大耳，发髻纹为浅波浪状，身着通肩式大衣，双手作施无畏予愿印，站立于大莲花上，下承四足方台座。

此佛发样式因受犍陀罗佛像影响，发髻呈有规律的波纹起伏状，十六国时普遍流行的肉髻，如一粒大圆珠状的所谓磨光肉髻，在铜佛像上所见渐少。犍陀罗佛像因受希腊神像的发式影响，多呈涡卷状或大波浪形，这种发式由于过于浪漫和西方化，在佛教东

传过程中逐渐地加进汉民族审美趣味的雕刻技法，佛发的起伏减弱，而形成有规律的波浪式发型。在额头上方正中位置呈右旋的涡轮状。佛教尚右，佛经谓释迦佛的身毛、眉间白毫、螺发等都是右旋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麻浩东汉崖墓享堂石门楣上已经出现了浮雕的最早佛像，在石雕椽头上也出现了右旋轮状纹样。与此佛发正中的旋状纹完全一致，可以认为这种右旋轮状纹是汉魏以来人们公认的佛像的标志。在稍后些的太和(477—499年)年间的许多制作精美的铜佛像上也都能看到佛发正中的右旋发纹，而且一般都是两个，额发上一个，肉髻上还有一个。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太和元年(477年)“铜佛坐像”(图2)、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太和八年(484年)杨僧昌造铜佛坐像(图3)、内蒙古托县出土太和八年比丘僧安造释迦文佛铜佛像、北京延庆出土鎏金铜佛像等等。以上诸像，无例外地均是这种纵分数组的浅波浪纹，佛发正中和肉髻上有右旋发纹。从中可以看出，这种佛发样式是北魏初年一直到孝文帝太和时期(477—499)非常流行的佛发样式，并且多见于形体较大的铜佛像上。云冈石窟第16窟北壁立佛也是这种发型。当然，除这种发型外，呈分组的束发形的佛发也占一定比重，磨光肉髻也仍继续可见于石窟中，但在铜佛像上渐呈消失状态。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北魏初期有一部分佛像的佛发还可看到较强的犍陀罗佛像佛发的影响，将犍陀罗式的翻卷较大的水波纹改变为图案化的分组的浅水波式发型。正中又喜用右旋纹，螺形发在这时的铜佛像上所见尚稀。

再看服饰，太平真君四年佛像身

着通肩式大衣，所谓大衣，即是一块披于身上的布，这也是犍陀罗佛像上最普遍的样式。项下如衣领一样布褶甩向左肩后部，大衣紧裹身躯，有如湿衣一般，使躯体特别是双腿突显。我国亦称此种样式的佛像为湿衣佛像或出水式佛像。北齐画家曹仲达(一说三国画家曹不兴)即善画此种样式佛像。但真正的所谓湿衣佛像是从印度马土腊地方的佛像样式而来的，较这尊像还要湿衣贴体，这尊像只是有些马土腊佛像的因素。衣纹的走向呈U型或变型S形，衣纹是扁平状突起的，上刻阴线，衣纹往往在尾端分两叉如燕尾状。这种富有装饰性的衣纹的构造和走向，可在犍陀罗石雕上看得很清楚，与我国北魏早期的衣纹样式极为接近。

马土腊古称秣菟罗，位于现印度德里南150公里的朱木拿河岸，是印度笈多王朝(320—600年左右)另一个佛像(包括印度教神像、耆那教神像)的雕刻中心，与犍陀罗佛像并列而为二大佛像造型系统。马土腊的石雕佛像多用桔红色的石头雕刻。最初在印度人的观念里是不能够正面表现佛像的，只能用菩提树(喻得道)、法轮(喻说法)、伞盖、佛足、佛塔等等来暗示释迦佛的存在。佛像的正面表现也是受了犍陀罗雕刻佛像的影响，所以佛的大衣也是从犍陀罗借鉴而来的，只不过因其地气候炎热，故僧人们穿着极薄的大衣，反映到雕像上即如出水一般。而犍陀罗地区位于印度西北，气候较凉爽，加之希腊的大披风的原型，故犍陀罗佛像的大衣质地粗厚，衣纹写实，布褶深入。前面说过，进入我国的南亚和中亚僧人会带入各地佛像样式的范本，这些不同样式的佛像经过不同渠道的流传和演变，就会反映到中国的佛像身上。这尊太平真君四年像一望而知是融入了马土腊佛像的某些因素。(图4)

但马土腊佛像衣纹是突起的呈圆绳状，均匀地密布于佛身，衣纹走向和分布呈高度图案化的，太平真君四年佛像的衣纹不





太和元年金铜佛坐像



太和元年佛像的四足及光背



典型的唐代观音像



伪作
太平真君三年 铜佛像



太平真君五年
铜佛立像

完全同于马土腊，它是扁平状的突起，上面加刻阴线，应是从犍陀罗的写实性的衣纹演化而来的，在犍陀罗晚期的有些佛像上能发现与此极为近似的衣纹样式。若再往远追溯，那种尾端分二叉如燕尾状的雕刻手法还能见于古代西亚的帕尔米拉（今叙利亚境内）地方的雕像身上。在云冈第20窟大坐佛和太和时（477—499年）的铜佛像，这种衣纹样式很为普遍。

又马土腊佛像的佛发和肉髻均为右旋螺状，在北魏初期右旋螺状发很为少见。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太安三年（457年）宋德兴造石佛坐像，佛发为螺发形。在早期单尊石佛像上可说是较早出现的佛发样式。^①

太平真君四年像的脚下踏莲座，莲肉高突，莲瓣极为饱满，隆起有力，四足宽阔，壶门形如火焰状，台座造型极为端庄。道劲有力。

从上述大致可知，北魏初期的铜佛像仍能看到外来浓重的特别是犍陀罗佛像的影响，也偶能发现马土腊佛像的因素。当然遇到具体实物还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因我国地域广阔，有些地方制作的佛像，因工匠远离文化中心和交通要道，难得看到好的样本，因此仍然用地方上代代相传的汉魏以来的传统手法来表现佛像，故有的佛像也难于发现上述典型作品的某些特征。但即使这样，各地作品的时代风格还有相当大的

致性。只能有技艺上的高低，却不能脱逸出大的时代规范，伪作仍是经不起推敲的。

宁夏西吉县文管所藏有一尊所谓太平真君三年（441年）赵通造弥勒三尊铜像^②，猛一看似有古意，但若稍加注意，即觉此佛像的真伪与时代靠不住。

这尊佛为高浮雕式，舟形光背，弥勒三尊并列，俯莲座，下承方形四足。下面从各方面分析一下。

先看光背，此像虽为舟形光背，但与此大致同时的佛像光背对照可知，如皇兴五年仇家奴造观音像（高25.5厘米，大英博物馆藏）、延兴五年（475年）杨晏造弥勒像（24.5厘米，现在日本）以及太和初年比丘法恩造释迦佛像（日本收藏，高40厘米），这些铜佛像的光背均很高大，比例舒展，挺拔有力，长度一般较长。而赵通像的光背长度不够，展开度也不开阔，形似铁秋，比例很不舒服。

火焰纹饰，北魏初期的火焰纹非常细瘦，形似夔龙，扭曲极为道劲有力，仍能看到先秦、汉代铜器上龙纹的残留。尤其是火焰顶端部，尖锐如匕，给人以生动跳跃之感。但赵通像的火焰纹状如祥云，翻卷绵软无力，火焰飘忽。正中中部三朵火焰直楞楞地向上飘忽，一看就是时代很晚的云纹变来的。再有焰端底部阴刻的旋纹也是很无道理的敲刻，凑热闹。

又莲座，北朝莲座，莲肉一般高突形成台面，莲瓣极为饱满有力，每瓣由两个圆球状突起构成，尖部翘起。这种刻划深入，起伏很大的莲瓣一直到唐仍能看到。而赵通像的莲台形如束箍，莲瓣细瘦枯扁，毫无生气，这样扁平的莲瓣纹是北朝绝对看不到的。

四足台座，北魏的四足台座呈梯形，但较低矮，四足面很宽阔，壶门形成几出火焰状，或虽无火焰状。或虽无火焰突出，但是足的内外两线呈平行状。而赵通造弥勒像，四足高瘦，正面呈尖拱状。这种尖拱状的优美的高台座是隋唐时，特别是唐代最流行的式样。

问题最大的还是佛像。面相上三尊佛像面型浑圆，五官紧凑，眉目臃肿，表情甜俗。完全是明清以后出自坊间庸手所作的神佛样式。而北魏初期造像还没有完全摆脱犍陀罗佛像影响，面相一般为鼻子修长高挺，唇薄，脸型方颐适中，表情庄严静穆，给人以可敬而不敢亲之感。似赵通造弥勒像的这

种圆润甜俗，从面型到表情都毫无楞角的佛面相在北魏是看不到的。再者发髻，赵通像为束发形，肉髻平缓，也不合魏式。北魏束发形佛发也有，但肉髻高，造型挺立，难得见到这种扁平的肉髻。

北魏初期佛像均着通肩式大衣和袒右肩式大衣，内着僧祇支，衣纹如前述，尚未完全摆脱犍陀罗的影响。而赵通造像着双领下垂式大衣，内着裙，裙束带，右侧胸部又露僧祇支一角。这种双领下垂式大衣的佛像多流行于唐代以后，在太平真君（440—451年）时尚没有出现此种大衣的佛像。而且北魏初期大衣的衣纹，断面也是呈阶梯状的，大衣下摆向两侧飘扬，极为宽肥潇洒。而赵通造像已是写实性的立体衣纹，北魏初期造像普遍爱用的燕尾式衣纹一点影子也没有。

总之，无论从整体形制还是细部上分析，赵通像可说是漏洞百出，放在什么时代也说不通，故可断定，这是一件伪作。

此外，发愿文也有问题，其文云：

太平真君三年岁次辛巳三月十日，赵通敬造弥勒像三区。何谓弥勒像三区？一般三佛应指过去燃灯佛、现在释迦佛、未来弥勒佛，但将弥勒制成三尊并列，实于经典无证。且单尊像一般为一佛二菩萨，三弥勒铸一像实为罕见。唐金剛智译《吽迦陀野仪轨》中有弥勒三尊，指弥勒居中、法音轮菩萨居左、大妙相菩萨居右，但已属唐晚期密教仪轨，与太平真君赵通造像更不相及也。

小文刹青之际，又寻检出旧藏照片，亦为太平真君五年铜佛立像，高29厘米，现藏意大利罗马。大舟形光背莲花座，佛立像为袒右肩式，身躯壮伟，衣纹呈U形，形制古朴，发髻亦为右旋式样。衣纹虽然不似前述的那种尾端分叉式，但这种U型平行密集排列的衣纹也是北朝常见的衣纹式样，似乎受马土腊佛像衣纹的影响较大。若与所谓赵通造弥勒像相较，其真伪可谓泾渭分明，读者自可辨识也。

金申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所副研究员

①③ 拙编《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 1994

② 新田收藏佛像多数现已归台湾故宫博物院。

④ 《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卷